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袁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陳煜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十九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後漢書第三

鍾離意

鍾離意為棠邑令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案意見

東觀記

鍾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有受難酒者府下記案考
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利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

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遠縣細微之
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案俗吏苛察務刺聽細事以為能而于真
貪大黷反置不問安得鍾離尚書一正之

馬嚴

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
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案嚴見
東觀記

桓榮

榮字子春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上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使入授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上輒令榮于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上曰得卿幾晚

案榮見東觀記范同

榮為博士之官車駕親幸儒者高之

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

案龍亢屬沛郡

王良

王良字仲子拜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無兼膳節儉過度

案良見東觀記

王良遷沛郡太守稱疾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案良以疾留而屬吏乃隨就之是率一郡而路也非乞骸一奏能無養高之譏

鄭興

鄭興為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

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

案興見
東觀記

耿國

耿國字叔慮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案國見東觀記世祖立南單于而烏桓鮮卑保塞自守顯宗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而逃亡絕皆國之策也慮東觀作憲

耿國為黃門郎疏敏有識于時見問常多合意上以為能

案此乃國初

入侍時事

祭彤

祭彤為太僕卿朝廷聞彤素清有道而衣無兼副有功效拜之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之杯案食物無不悉備上常歎之以為可屬大任

案彤見東觀記彤守遼東幾三十年乃徵為太僕而清約若此非矯儉也

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淨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

案范

同

魯恭

魯恭為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
亭長仍不還恭歎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
亭長慙還牛不敢欺也

案恭見東觀記此條文
筆皆拖不如范書勁悍

有嘉禾生恭便坐庭中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
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
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案庭中何以產嘉

禾其事甚異范同

魯恭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

魯恭疏曰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于逮召考掠奪其時耶

案漢法冬至前斷獄自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或遂盛夏斷獄故恭上疏諫之今

制決罪以冬至前而情罪重大依律立斬者則決不待時至于薄刑亦有熱審減等之例蓋仁義兼至也

魯恭為中年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年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

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
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
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蟲不犯境此一
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
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案察驗似公移字范作廉字佳察治之善惡亦不若
范作察君之政迹為無痕也又官司文移察字竟作
查字不知起于何時于字義毫無涉邇年來因
題定皆改用察字查行曰察行查收曰察收

恭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

案時恭方代呂

益為司徒也

張湛

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案湛見東觀記此條句斟字酌乃遠過之

樊儵

樊儵為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識記正五

經異說

案條字伯魚

樊宏子范同

張純

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昏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案純見

東觀記

張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至數見持重慎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清廉自守

案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周書詰君陳以告
內順外為良顯彼翹君過以沽直名者非忠也避人
焚諫草純

固純臣哉

耿秉

耿秉字伯初拜謁者僕射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
以邊事多簡帝心

案秉見東觀記秉好兵法常言以戰去戰威王之道
其副二竇北征功伐為多至會孫紀以誅曹而族雖
云世忠將無天道之好還乎

永平中召秉詣省闕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

牟融

牟融字子優拜司隸校尉典司京師執直持平多所舉
正百僚莫不敬憚

案融見

東觀記

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
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

案融後位至司空舉動方正甚得
大臣節蓋宰天下亦如為令時也

封觀

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恥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兄得舉觀乃就錄上郡

案觀見謝書觀後隨太守以身殉難固悌弟而忠臣者與

王元

王元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仇怨退惡不避親戚

案此似又一王元非先仕隗囂後為漢將者范闕

魯充

魯充為博士受詔議立七部三雍大射養老

案范書闕七部不知何解范張純傳有七經識註云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疑即指此

陳謙

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為百寮所敬

案謙見謝書
伯讓作伯謙

劉昆

劉昆少學施氏易明帝為太子以易入授

案昆見

東觀記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

止風

案桓公以誠動天故能反風滅火非如樂巴喫酒以術禁也

趙喜

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案喜宜作熹引見

事載范傳此誤

楊仁

楊仁字文義明帝時待詔補北宮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戚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

案范書闕仁不過一衛士耳而身戢貴戚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梁松

梁松為太僕永平二年為松請託郡縣事覺免

案松字伯

孫梁統子

徐昉

徐昉為尚書郎性惟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

三世未嘗有過

案范

書闕

淳于恭

恭字益孫遷侍中數侍清晏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
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案恭見東觀記其所本道德皆五千言
緒餘耳然擾攘初定正當以清淨救之

虞詡

虞詡從弟遜客長沙詡迎與俱江水漲墮船詡投水中

救之一浮一沒遇沙得皆不死

案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詡少孝
養祖母縣舉順孫故能友愛若此

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案此見范

左雄傳

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萬人

足家給一郡無事

案謂在武都既弭羌患又通水運故郡賴其利如此乃竟以坐法免何也

下辯東三十餘里許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謂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裂因鐫去石遂無泛溺之患

案此謂守武都時事范畧

梁統

梁統字仲寧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

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

案統見東觀記統性剛毅而好法律重刑一疏已為裔孫冀滅亡之基矣

趙典

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

案典見謝書初學記注曰國師即太師也

趙典字仲經為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魯平

魯平字叔陵遷中散大夫賈逵薦平道藝深明時見用

復與黃散大夫數事上善平罷朝時賜冠幘衣履

案平見東觀記平即魯恭弟丕丕事見後此列名又合東觀豈丕亦名平耶

趙熹

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
皇太子與諸王等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劔殿堦扶下
諸王以明尊卑

案熹見東觀記離止范作離止似誤

張禹

張禹字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案禹見東觀記禹居禁內係鄧太后之詔此作劉蒼乃以三字誤成二字永興博雅而書鈔訛筆未能校正致千載鏤版皆謬校書之難若此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濟江行部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云子胥若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令鼓楫而進歷行郡邑吏民希見者人

懷喜悅

案范

書同

周舉

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諫議大夫

案舉汝南汝陽人清慎高亮

范作清高忠正語乃小遜

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

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案周禮司烜氏修火禁于國中注云為李春將出火也蓋龍星木位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威故為之禁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考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被焚之事不知何據遂以成俗周舉移書亦神道設教耳後魏武帝復明罰令不得寒食亦可知俗之難革也舉字范書亦作宣光且與五經縱橫叶此作貞先以字相類故傳譌耳

虞延

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

感其恩應期而歸有一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而死

案延見

東觀記

張奮

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天雨三日

案奮字稚通張純子奮蓋知有冤獄當雪因口陳之故錄囚而澍雨立至也

張奮拜太常上疏言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

案禮樂異議三事必有可觀惜不傳矣

王丹

王丹為太子少傅謇謇正直名德重于當時

案丹見

東觀記

郭伋

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案伋見東觀記此條參看范書殊得減字法

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小相攜邀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

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叅政事分祿以養之

案范無分祿以養之句不見刺史
盛心無此則聘賢問疾徒虛文耳

傅宣

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會同並專

席而坐

案范書闕此即
所稱三獨坐也

度尚

度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于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案尚見

謝書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

文武才

案范書尚素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與此不同續書于尚極為獎飾不無阿好于謝書辨之矣

李恂

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
皆寫圖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案恂見東

觀記范同

袁安

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不報

案安見東觀記此安為司徒時事貴戚指竇憲也范逸鄭蔡二人名

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吏民人人自勵小大從化

案袁公尹河南政號嚴明然未嘗鞠人以獄罪益寬猛相濟故吏民感化若此

安字邵公質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

所持拒而不受

安于桓帝時遷太師四葉五公

案范稱安累世貴戚以為書生指葬地之故不知安之仁心善政足庇後嗣于華論見之范亦不能易也

劉陶

劉陶為潁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案陶見袁書陶明經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蓋于今文古文之外別立此名惜其書不傳耳潁陽范作順陽餘同又案謝書以此作劉駒餘事惟潁陽作樅陽其中定有一誤

梁商

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于薤露之歌坐中流淚

案商見東觀記哀樂失時
殃將及焉周宣先知之矣

何紹

何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俸米于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案范書關唐韋應物詩云身當疾病思田里邑有流
亡愧俸錢此真為民父母之語如紹之食俸自應無
愧

陳翔

陳翔字子麟遷侍御史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較請收
理罪時人奇之

案翔見
謝書

种暉

种暉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

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賈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襄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高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杜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

案高見張記此比范傳特詳頗饒色

澤時太傅乃杜喬作高襄者誤也

种暘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恩宣遠今開曉殊俗岷山

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竝貢前刺史卒後
遂絕暲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
冀冀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于暲

案暲後為度遠將軍龜茲及莎車諸國皆來貢獻蓋
暲以誠心懷撫不假兵力故遠人來服若此非如衛
青竇憲之間邊也近日梁益諸州皆為樂土若蜀之
打箭爐楚之生紅苗都登版籍此皆洪荒以來所未
臣順者又況西羌諸部落如烏朱穆秦科爾沁等萬
里咸奉正朔南荒則臺灣列郡定海列縣蓋我
朝幅輿之廣振古為盛矣

暲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

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如此乃許之嵩復
留一年後遷漢陽太守吏民五夸男女號哭

案范

書同

鄧彪

彪其先楚人鄧况始居新野以農桑為業

案彪見

東觀記

魯丕

丕數薦達幽隱名士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

案王魯恭之弟見
東觀記誤作平也

黃香

黃香字文彊拜尚書左丞功滿當遷和帝詔留增秩後
拜尚書遷僕射

案香見

東觀記

張霸

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子戟捐我矛盜賊

盡吏皆休

葉霸見東觀記霸以經術顯故守會稽時道路但聞誦書聲而又能不戰而降賊真大武為憲者

汝郁

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案郁見

東觀記

鄭弘

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懸于衢道

求主還之

案弘見謝書此
令賜時事也

申屠剛

申屠剛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
憚之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

案剛見

東觀記

光武常欲出遊尚書令申屠剛諫以頭軔乘輿車輪帝
遂為止

案時剛以隴蜀未平
不宜逸豫故有此諫

劉平

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
南渡江去

案平見東觀記
虎徙事范不載

班固

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宗尹敏共作世祖本紀

案固見東觀記此後漢書之權輿
也然則光武本紀亦可稱班書

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

案蔚宗論固傷馬逸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此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也然蔚宗亦良史才乃又以逆誅文人無終豈于作史者特甚耶

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案此即前段文引用者刪筆小異耳

張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樽中

案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衡所作渾天儀及靈憲算罔論無不精密范不載其作地動儀此制今不傳矣夫地震之災史冊載之今儀器所驗乃有一定此亦如日月薄蝕司歷皆能預推而朝廷不廢救護者明君賢輔正欲借此以修省也

劉寵

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徵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十里有若耶水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寵遷相率

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是

案寵見謝書中數語范作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雖覺緊鍊頗減色澤

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遁歸

案范書同注云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夫邑以三字名故所希有然考范郡國志濟南亦無東平陵

楊琳

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

案范

書闕

宣秉

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司直清白篤義得祿收養內外

宗族

案秉馮翊雲陽人分祿贍宗即孔子教
原思之旨家范丈正義田意亦如此

宣康字巨公遷司隸校尉奉法遵典督察奸邪務舉宏

綱正大體濶畧細微其政嚴而不苛百官肅然京師清

靜

案康字形類聚
故傳記也范畧

馮魴

馮魴為魏郡太守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

案魴見
東觀記

王苑

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

案范

書闕

梁冀

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自以馬乘具遺之從
貸錢五十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劾奮
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
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案冀見東觀記王孫范作士孫是三輔決錄注曰士
孫奮字景卿少為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
萬

冀改輿服制卑幘狹冠又作擁身扇

案卑范作埤注云
埤下也音頻兩反

尹敏

尹敏為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

案敏見東觀記范書載敏以不
捕友人周慮故免官與此不同

李固

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

案固見謝書時以災異
洊至故有此舉范不載

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既怨共作飛

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傅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意

案時群小希梁冀旨共作飛章誣奏范書全載其文及讀吳祐傳則此章乃馬融筆也祐責融曰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然則融真小人儒也

李固為大司農時牧守多

關

宗親有詔特拜不由選

試固乃上表具陳盜賊所由興良由牧守多非其人焉

案范書此條所闕

當是宦者二字

固遷將作大匠常推賢進士

杜喬

喬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
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案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
范書絕不載其好學何也

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

案范書冀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
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遂被害

廉范

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鹵

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
火營中星列鹵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
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鹵自相犄藉
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入雲中

案范見

東觀記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威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
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案今人但知姜被為友于而不
知其為純孝于謝書見之矣

耿恭

耿恭字伯宗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
陳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

案恭見東觀記恭前在疏勒被圍鑿山為井煮弩為
糧萬死一生節過蘇武今茲甫入洛陽亦可小休而
討羌一舉老當益壯卒至大
忤貴戚終填牢戶殊可惜也

匈奴破離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傳矢傳語
匈奴漢家箭中其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鹵中矢

者視創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案神道設教尤

兵家所尚范同

祝良

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

案良見謝書邵

卿謝作邵平

班超

超至疏勒求得故王兄子掄勒立之更名曰忠

案超見東觀記超前攻破疏勒立龜茲人兜
題為王旋以疏勒不用兜題命故立其兄子

左雄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案雄見謝書雄曾定制郡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今又以童子拜郎蓋彼即強仕此方窮經地位迥殊固不可以年齒例也

劉寬

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朝服將朝婢翻羹汚其衣寬

曰得無爛汝手乎更衣而入曾不變色

案寬見

東觀記

陳弇

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案范書弇陳留人字叔

明受書于司徒丁鴻



後漢書補逸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璥

謄錄監生臣陳 煜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後漢書第三

任延

任延字長孫治京易為九真太守教民牛耕鑄作田器

民以利之

深延見

東觀記

任延拜會稽南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會

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請高行俊又敬以待師友之禮
及掾吏貧乏輒分俸祿以賑給之

案南部都尉東觀作西都尉東
觀此條特腴而澤此乃不及

楊震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荊州舉茂才王密
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
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萊震見東觀記四知千古名言今萊州郡堂皇上額曰四知居斯堂者皆當以關西孔子為師也

楊震種植藍以供食母諸生嘗有助種藍者輒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

案范書

不載

震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疾不就

案此乃伯起客居于湖時事後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楊震數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

布衣單被裁足蓋形而歸冢次

案范書同夕陽亭
下缺飲醕而死句

震後改葬時有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

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

案此詳見華書
亭作停正作止

樂恢

樂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

案恢見東觀記范
書無恢為令事

陽球

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獄

案球見東觀記球所奏收者王甫及諸閹黨未及殲
曹節後節乃為甫復仇球遂見害東觀及范書皆同
此誤

胡廣

廣舉孝廉試為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恪勤職事所
掌辦護兼理兩曹轉左丞

案廣見

謝書

廣六世祖剛大司農馬宮辟為掾值王莽居攝剛即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案宮乃平帝時

司農也范同

廣為太守法雄所舉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者于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

案廣時為散吏法雄之子真自牖

間見廣遂白雄舉之真固知人哉

陳蕃

陳蕃諫桓帝云宮女數千脂粉之耗不可勝數

案蕃見

宋觀記

陳蕃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案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子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然則仲舉風裁固自嶽嶽但以之居官則得耳

王渙

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猾道不拾遺卧不閉門皆放牛于野

案渙見東觀記渙以侍御史拜洛陽令故能治理若此後世作縣者舉動掣肘方救過不暇何以為治

渙為洛陽令治民履正

案此似

有誤字

邊韶

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會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

記

案韶陳留浚儀人晝寢何誅韶特口辯耳不足取也范列文苑傳坐范作靜為是

張堪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案堪見

東觀記

范丹

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

案丹見謝書丹之不仕

萊蕪以遭母憂故也

桓帝時辟丹為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弊服賣卜于市

案范書時丹辟太尉府非為太尉也一字之訛何翅千里

霍融

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不如夏歷合晷景刻漏四十八箭晷景為刻少所違失

案融時官待詔太史所言漏刻事即詔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卒如融言施行蓋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容近于官漏也見范律歷志

延篤

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益地之為興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案篤見謝書叔堅與文德書具載范傳其文雄偉奔放自是傑作此刪錄乃不足觀

黃琬

黃琬方毅廉貞為侍中尚書

案琬見

東觀記

張綱

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

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翼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北翼兄弟權重於

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

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卿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丈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

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
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
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
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
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
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
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
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

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
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
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
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
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
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
郎

案綱見謝書此續書全傳本文大畧與范同范多諫
委縱官寺一疏文但平順故續書刊去耳又范傳與

此篇句語時有異處如范云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云云先極鋪賊人凶陷方見太守平寇之難下三句尤以隱躍生妙續書冀欲陷綱及若不為嬰所殺諸語皆冀胸臆間事徑露反覺減味耳請兵一段范云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則簡潔勝矣後段范作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解還營數語更約而該續書作綱言仿左氏至嬰答乃沓拖不休自可刪却總之司馬撰書多以文勝范集衆美而刪潤之自能詳畧得宜具行文亦往往入勝地也

吳佑

佑年四十餘乃為郡吏

業佑見東觀記佑諸本皆作祐李英以二千石子而身自牧豕及為郡接年已四十其貞不可及也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曲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惟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宋恭見謝書碑銘一事中郎尚不免有愧何況後人
朱子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于我如浮烟人既
死了又要這物事做甚又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
墓銘朱子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舉指云贈公
務實二字世之操文章之柄
而貪諛墓金者得不愧乎

楊賜

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為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案賜見

東觀記

承宮

承宮琅邪人也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人就認之宮

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案宮見

東觀記

宮少孤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宮過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答之門下生禁止因留之

案范書甚畧不

如續書之細寫

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案宮時方為諸生執苦而其取
與若此真不負聽經者范不載

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宮曰夸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
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案范無形寢及長大字則似宮竟
一無威儀人矣則刪節之不當也

宮子壘官至濟陰太守

案范
不載

應志

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

案范書有九江賊蔡伯流等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即此推其世次因應奉之雁行也

桓典

桓典字公雅為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法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案典見

東觀記

陳寔

陳寔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太丘長

案寔見華書范稱寔以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繼以期喪去官復再遷太丘長與此不同灼然應

是當時選

舉名目

孔奮

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日輒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

案奮見東

觀記餘同

奮守姑臧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于

大門敬以師友

案白帖作太守梁竦未知孰是官屬之禮自有一定前代外吏凡屬員謁見上官過為諂屈匄曲踞比于奴隸一人作俑百不敢違不知爵有崇卑均為朝廷臣子何苦自辱乃爾而大吏竟受之不疑其于臣無有作威作福之義何居也今大清會典一書具載文武相見儀注遵奉而行毫不紊越曠古以來制之最善者矣

奮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

徐孺子

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

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
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

案孺子名穉見謝書君前臣名薦疏不應稱字蓋當時作史者以南州高名不敢斥之今相沿已久故竟

標以徐

孺子

范滂

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
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

案滂見謝書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謙節儉為四行范同

滂少勵清節為州里所知為清詔使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壓塞衆議

案此即後世巡按御史之職今此官裁汰已久權盡歸督撫矣苟督撫皆能如范孟博何必多代巡一官也

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案范

書同

宋則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
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
人亦服焉

案范

不載

楊璇

靈帝時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

乃特製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設良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案璇見謝

書范同

皇甫規

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納叛羌

案規見謝書咸明時人蓋捨戟與毛錐並用者非但善將兵而已

張奐

張奐拜太常卿設職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

案奐見東觀記奐才品與皇甫規相埒而為中官所賣助誅蕃武雖解封塞咎不能贖也

張奐字稚通以大司農轉太常病不任行免職

案奐雖曾以司農轉太常然未嘗以病免且奐字然明亦與此異豈又一張奐耶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

零酋長上金鑲八枚與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
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還之

案此與東

觀記同

竇武

桓帝時京師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
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惟德是建咸得其人
豪右大姓皆絕望矣

案武見謝書此

載范五行志

朱穆

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
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之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
何故投于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
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案穆見謝書此段較
謝更寫得曲至如畫

龐參

龐參字仲遠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

案參前守漢陽時解郡人任棠之言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亦賢者也

李燮

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謠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如愛如母訓如父

案燮見謝書德公剛直可云世忠民謠絕不類東京人筆范不載

傳燮

變軍斬賊三帥卜已張伯梁中寧等功高為封首

案范書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變所破張角之黨功多當封以疏劾中官趙忠等因訴諧之僅不加罪而已後為漢陽郡守節而死

蓋勲

勲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

案勲見謝書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勲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勲勲

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恩哉終辭不受

案范書稱勲不以私怨投蘇正和及正和詣謝而勲又怨之如初蓋勲之公正類如此此條范不載

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泉代之勲屢諫泉泉不從

案泉范作泉古人命名即不論何至以泉惡稱從泉為是斷盜謂割截也至數千萬故徵

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

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鹵都尉
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清冠都尉凡
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
之

案此條范不載勲後遭董卓之暴公卿
莫不早屈惟勲長揖爭禮其傑士與

荀淑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補朗陵侯相

案淑見張記范書但言譏刺貴
倖為梁冀所忌正以隱躍生妙

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案范書稱師事朗陵者

又有李固無王暢名

韓卓

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案卓見袁

書餘同

應劭

劭字仲援

案劭見東觀記劭字范作仲遠章懷云應

氏譜同惟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

案劭自是東京第一著作手漢人文集行世以碑銘賦頌為先劭之所輯皆所以嘉惠來學者不徒以詞章重也

趙岐

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案岐見謝書即趙嘉也岐時副馬日碑撫慰天下袁紹劉表等皆拱聽岐言王室小安

鄭玄

鄭玄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

案鄭公

見謝書

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不歸嘗詣學宮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嘗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案康成十載大儒而其學業淵源皆有所自世固無生而知之者也

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戚不敢辭意不得已而

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
一宿逃去

案康成此時已知何將軍之必敗故不受辟也范書
作州郡以進權戚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較安

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
以識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案歲至龍蛇賢才嗟此識語
也見北齊劉晝高才不過傳

將謂

將謂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

作小菴于側往如舊

案范

書闕

蔡邕

邕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
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

案邕見謝書業向高云王允之誅邕五不避廢紀一
也減典二也行已私三也失人望四也乖刑罰之中
五也允其險乎
允乎惡乎免

史弼

弼父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于三輔

案弼見謝書范稱敞以佞辯至尚書夫公謙公直當由庭誨佞辯何指乃削其賢尹之聲范過矣

孔融

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

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竒之僉曰異童子也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竒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判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

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寢送獄融曰保
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寢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
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
令寢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
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
宏博過之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
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
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

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
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賢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
而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乃
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知青州
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
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

案融見張記融志大名高為操所憚操故害之綱目
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有以也子瞻有言文舉以英
偉冠世之姿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
龍也與曹操鬼域之雄勢不兩立如天未欲亡漢公

誅操如殺狐兔耳良然此條乃續書本文與范書大同但少省耳筆力工拙亦近惟答陳煒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

語較簡峭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綏縉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

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案此見范楊彪傳後北海被害時乃無一人援救者彼小兒楊德祖亦岌岌矣老瞞之罪可勝誅乎

橋玄

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畧長于人物

案公祖

見張記

橋玄為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

位而薦球為廷尉

案陳廷尉素剛正即竇太后配祔一事操議甚健乃知橋公之薦非徒博舉不避仇之名也

司馬朗

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

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案此乃續書序傳故其文特詳
朗字伯達河內溫人魏志有傳

鄭渾

渾高祖父衆字子師大司農衆父興字少贛諫議大夫

案渾字文公河南
開封人魏志有傳

皇甫嵩

皇甫嵩領冀州牧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
分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案嵩見

謝書

嵩舉孝廉為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案范書

不載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
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半共討賴

川黃巾賊有大功

案嵩討黃巾使張角傳首京師餘黨悉殄厥功甚偉范詳

董卓既誅嵩拜太尉以日有重珥免

案董卓之亂雖非嵩釀之然在陳倉卓可收而不收校尉之微嵩可以不赴而竟赴卒使東京板蕩中原陸沉雖曰天運亦人謀之不藏耳日珥范作流星

申屠蟠

申屠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

日輒三日不食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案蟠見謝

書范同

蟠同縣大女緹玉為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
執玉以告吏令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極諫之得減死

論

案玉之報讐范作為父是父一而已不共戴天則理
在必報若為從父而報則論殺未為不當蟠何諫焉
今命案例分故殺誤傷守令監司議其獄撫軍覈之
撫軍擬以入告大司寇又覈之其有彼此格鬬迫于

救父母而誤殺人者多奉

旨着九卿詹事科道會擬具奏乃得以減死論蓋慎重

若此則生者不枉死

者亦不至含冤也

董卓廢立徵荀爽為司空韓融為尚書陳紀為侍中惟
蟠不到

案爽等後為賊卓所迫或僅以
身免蟠之明哲已早知之矣

陳羣

陳羣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
命羔雁成羣當時靡不榮之

案羣字長文為魏司空父紀祖父寔世所稱公慙
卿卿慙長者也此三君又非顧廚俊及之三君

袁逢

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案逢見

華書

盧植

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
嘗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
中徵為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
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
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

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
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
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
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乃國之楨榦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
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
之後有異于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醑以彰厥德
植有四子毓最小

案植見袁書植攻黃巾以小黃門之譖故檻車就戮
後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畧因復拜尚書此所
載簡畧不明太祖北征字于史
體不合范作曹操北討為是

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郝慮

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于鄭玄建安初為侍

中

案獻帝時以光祿勳郝慮為御史大夫後同華歆勒
兵弑伏后不知其所學何在適足玷鄭公之門耳孔
融稱其僅可與
立立固如是哉

唐珍

珍中常侍唐衡弟

張顥

顥中常侍張奉弟

案珍顥二人皆以貨取位
故續書及之亦見魏志

楊彪

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縊手
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

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于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

案彪見華書楊公四世清德魏武誣以大逆後又殺其子修怨毒甚矣今乃欲以腐鼠嚇鵠何其悖也又續書乃漢統不當稱魏為帝蓋當時以司馬承魏比義唐虞彪固懿親遵而不改惟習鑿齒作陽秋獨以司馬氏應繼漢且作論云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又云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此真卓然

有史識者司馬涑水作資治通鑑猶以魏為正統至
朱子綱目出而其義乃大明矣帝即王位旬宜作魏

文受禪觀

范書可知

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
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案此詳見
孔融傳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彪
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以杖
入也

案范書但言賜几

杖而已不詳載

楊彪博議多文著作東觀

孟郁

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案郁洛陽人蜀志有孟光為漢
太尉孟郁之族郁事別無他見

孫程

程徙封宜城侯既到國怨恨恚懟刻瓦為印封還印綬

案程見

東觀記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